



谢旭斌

专题主编简介

中南大学艺术哲学博士。现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设计系主任。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湖南设计家协会陈设艺委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传统村落景观、文化景观遗产、艺术哲学等方面的教学科研与实践工作。

近五年出版个人专著《拯救老屋行动——湖湘百年老屋寻访手记》、《中国传统村落——五宝田》两部;发表论文15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6篇。其中《记住乡愁——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互文性解读》等系列研究论文,在2017年被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鉴定为省内先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拯救老屋行动下传统村落景观“文化母本”的话语变迁及其社区培育研究》(18BSH084)、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湖湘村落景观“文化母本”及其文化艺术的现代转化研究》(18ZDB03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记住乡愁——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文化因子的传承研究》(16YJA760045)、湖南省社会科学哲学基金重大项目《记住乡愁——湖南十村十记:五保田村落景观研究》子项目等科研课题10余项。

自2017年7月开始,专注于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文化,带领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研究生团队,多次赴湖南各地,寻访、调研传统村落及其文化艺术遗产,投身于传统村落建设保护与拯救老屋的行动中,为延续古村落及老屋的生命奔走呼吁,并在网络上连续推送10篇系列寻访手记的相关文章,论文《拯救湖湘村落老屋——构筑家园共栖地》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取得了较大社会反响。《拯救老屋行动——湖湘百年老屋寻访手记》研究成果先后获2018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出版资助,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立项。

专题序言

传统村落老屋,蕴含着造物技术与艺术智慧,沉淀着岁月痕迹,寄托着乡土情怀,承载着文化印记。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史,也有着极具地域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村落建筑。遗憾的是,曾孕育生息、使人类安身立命的村落老屋快速消亡。拯救传统村落老屋是抢救孕育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母本”,是培育现代乡村文化社区的重要文化资源。

“拯救老屋行动”专题研究缘起于湖南日报社集团旗下的华声在线、湖南在线新媒体在2017年9月连续推出的、介绍本人主持的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文化课题组的10篇寻访老屋笔记。其中包括了《沙井老屋:不一样的民族建筑特色、不一样的石雕艺术瑰宝》、《湖南辰溪·龚家湾区公所:铭记历史、传承红色文化》、《湖南新邵·张氏宗祠:忠诚报国、孝友传家的教化意义》、《湖南新邵·爽溪古村古建筑群是文化见证也是乡愁记忆》、《刘氏祠堂:老屋保护与人为破坏之间的矛盾》等极具代表性的建筑老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转载和关注。推送文章被凤凰资讯、东方网、齐鲁网、古建中国、中国园林网、湖南省新闻门户网站等十多家新闻媒体及网站的今日关注、今日头条、东方头条、社会热点等栏目进行全文转载。通过针对老屋的研究,课题组主要专注于湖湘老屋的遗存分布、保护现状、建筑特色、审美意蕴、伦理精神等方面,以撰写寻访手记的方式,强调田野考察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对老屋的艺术价值和保护现状提出思考和建议。

现以专题的形式来进一步探讨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唤醒、“审美内觉”能动性的激发、乡村家居陈设特征及文化内涵、“数字乡村”的“活化”4个前沿研究主题,从寻访、挖掘、传承、利用乡土村落的艺术审美、造物技术、文化历史、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角度,挖掘蕴藏在其中的审美内觉特性、家居陈设智慧、艺术遗产资源、乡土文明的数字化保护。这不仅对挖掘与传承乡村艺术智慧、文化价值和审美内涵,传承、创新以及弘扬乡土优秀文化,拯救、保护、利用、发展我国的村落老屋具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拓展文化复兴之路,建立乡村产业新业态,促进现代乡村社区的培育,实现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思维和新方法。

专题主编:

谢旭斌

[拯救村落老屋行动——挖掘与传承其艺术智慧、文化价值和审美内涵]

传统村落景观中审美内觉的现代转化研究

谢旭斌,陈立波

中南大学,长沙 410083

摘要:从人的内觉角度去观察村落审美现象,探寻其审美本质及作为“审美内觉”的维度、特性,达到拯救村落老屋与传承民族审美文化的目的。以传统村落景观作为审美内觉的研究对象,探寻其文化审美特性及现代转化方法。主要从对审美内觉的诠释,以及其所具有的能动性出发,从文化维度、价值维度和个体维度,分别对审美文化的构建、公共空间意识的凝结和朴素本真的内心追求进行分析,并作出现代转化的展望。传统村落景观是人类审美内觉普遍作用的行为及结果,审美具有“认同普遍性”,村落群体之间的审美内觉由共同性审美行为构成并体现在公共性生产习俗中,审美内觉的挖掘对传统文化审美因子的现代应用具有激发作用。

关键词:传统村落景观;审美内觉;文化艺术;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19)01-0071-04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19.01.012

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西尔瓦诺·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一书中指出:内觉是一种对过去的事物与运动所产生的经验、知觉、记忆和意象进行组织的原始形式,是非表现性的认识,是不能用形象、语词、思维或任何动作表达出来的。人们认识活动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处于非表现性的、内觉的状态。中国自古就重视审美内觉,伴随着儒释道的文化教义不断被阐发、诠释、研究与发展,在“内觉”方面也展示出了多样的形式及“内生”特质。传统村落景观作为审美内觉的艺术语言与符号形式,是民族文化心理及民众审美的主动、自觉、“内生”形式。伴随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审美内觉能动性自觉转化,最终为现代科技文化及审美文化服务。

1 审美内觉的诠释与能动性

1.1 审美内觉学说与人的“本性论”

根据阿瑞提对内觉的界定,不能用形象、语词、思维或任何动作表达出来的认识,被称为无定形认识。由于它是发生在个人的内心之中,这种特殊的机能又

被称为内觉。内觉是对过去的事物与运动产生经验、知觉、记忆和意象的一种原始的组织。从事科学工作或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注重概念而难以觉察内觉,而有“艺术气质”的人能更多地体验到内觉^[1]。结合精神分析学、审美心理学及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审美内觉”是受过去的经验、潜意识等向内的审美经验及内在审美认识而形成的“内生审美活动”,是以发现、感知、创造、欣赏美为目的的一种关于美的活动。人类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场会对人类个体的“内觉”心理产生重要影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明确提出的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概念,用以指称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即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两百年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突出现象),东方孔孟的“仁”、老庄的“道”;西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真善美”中就蕴含了大量审美内觉的态度、语义、所指等相关的范畴。杨泽波在“儒家生生伦理学”中提出内觉为该学说的逻辑出发点,认为内觉这

收稿日期:2019-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SH084)

作者简介:谢旭斌(1972—),男,湖南人,博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景观、艺术哲学等。

一思想在儒家意义上是指向自己内在的道德根据。就审美的心理指向而言,《历代名画记》里就记载了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从中不难看出审美内觉的积极推动作用。

如果说人类前期生活的内觉是混沌的,是为了生存而出现的非审美的,那么在“轴心时代”之后,内心的作用得到重视,宗教意识得到彰显。审美内觉得以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生产生活当中。古印度《奥义书》和佛陀的出现使后期形成了以佛教为主导的文化审美内觉,这是根据宗教研究的基础来进行的^[1]。宗教中内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要通过宗教来满足对现世、来世关于美的慰藉与渴望。不同于东方,西方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作出了反思,古希腊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和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对“神”产生了怀疑,认为人与自然被区别对待,并由此展开了对人与自然区别的研究,走向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道路^[2]。中国古代的审美内觉尊崇伦理的体现。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儒家思想中的“仁”、“性相近,习相远”、“性善论”等都是从伦理出发,关注对人心的研究,从而注重人文研究。

1.2 审美能动性的过程与价值体现

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别是人能创造工具。人类创造工具是为了生存,之后不断地赋予其审美属性。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足、精神文明的发展,这种审美的重要性不断得到阐发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当人们开始注重美的时候,对事物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功能、生存需求了,审美内觉的作用在此时不断彰显,正因为人具有审美能动性,才能走向由人类文明主导的时代。

审美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审美内觉作用于价值观。思维通过语言符号显现出来,而内觉通常是不被人所感知的,内觉中往往蕴含着个体最独特、最具原创性的部分,是一种思维的价值呈现。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形成都离不开审美内觉的作用,群体内部的个体是集体社会价值观的体现,是基于同一审美内觉作用下的价值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对集体中每个成员都具有感召和凝聚作用^[3]。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在促进整个组织团结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任何有形物所起的作用还要大^[3]。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大量优秀的价值观念,对于促进当代社会观念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计划、建设先进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村落中审美内觉的挖掘与转化

研究能促使人们发现“新”的社会价值观,发现“新”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代的融合,使传统文化推陈出新,源源不断。

2 传统村落审美内觉的“维度”及内化表现

2.1 文化系统的“审美维度”:文化底色

文化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结果,也是人类生存和继续发展的工具^[4]。文化对民族、国家、个人都具有强劲的引导力,例如唐朝能够盛产诗人并且达到诗歌艺术的顶峰,离不开唐朝包罗万象的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包括科学、技术、宗教信仰、经济活动方式、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社会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方式等制度文化、民俗文化。除此之外,由内心的同情、怜悯、善良、怀念、感激等构成了审美内觉的“底色”,这在传统村落中被转化为对祖先的慎终思远,或转化为孝、义、忠、信等道德礼仪。孝、义、忠、信等是道德意义趋向于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潜在的社会认同,是村民能够成为一个社会集体的保证,是聚落组成族群社区的根本。宗白华在《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中说到:“同情是社会结合的原始,同情是社会进化的轨道,同情是小己解放的第一步,同情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同情’本是维系社会最重要的工具。同情消灭,则社会解体^[5]。”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明中村夏家组古建筑群与戴家组古建筑群均在门联和门楣上雕刻文字、图案,夏家组入口形式统一,门楣均以图案装饰,门楣上“东鲁礼宗”的题字表现出对祖先的追思与崇敬,体现了儒家中庸、礼的思想。戴家组入口形式根据道路地势变化而变化,每家每户都呈现不同的布局方式,体现了道家的“道法自然”。从变与不变之中,可以窥见夏家组古建筑群是代表着儒家文化,而戴家组古建筑群则以道家作为文化底色,其中蕴含共同的审美内觉。

2.2 族群审美的“价值维度”:家国情怀

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聚居的方式形态体现出了族群关系的变化。传统村落具有族群宗法的社会特性,具有家国情怀的族群内觉及族群审美的“价值维度”。村落族群审美对营造良好的现代家园社区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村落族群关系主要依靠宗祠家庙、族规家法等形式体现,注重礼乐制度与民约良俗的推动以及“礼”的内生力约束。在每一个传统村落中,除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不同,其规模体量、空间形式及布局方式也均有不同,除此之外,由于民族特性、文化信仰及审美追求的不同,形成了村落审美特

色的多样性。同样在戴家组和夏家组,虽然两村的选址形式和思想观念不同,但是,村落的建筑门楣、户牖的题字均用菱形方格框住,体现了对儒家思想和家国情怀的文化认同及其审美形式的认同,表现出隐蔽、低调、内敛、中庸等艺术形式。而浙江省建德县新叶村的族人们代代传承的是“耕可致富,读可荣身”的理想^[9]。这体现了族群集体的审美意蕴,表达了某种共同的审美内觉,是对某一事物的价值认同,是凝聚而成的族群审美的“价值维度”。

2.3 个体审美的“个体维度”:生命感悟

个人的生命感悟受生活阅历及生长环境的影响而形成,个人“感悟”、“内省”、“反求”的方式体现了内觉的方式及“自我存在”意识,也反映了审美内觉的自我认知、诉求方式。生命感悟既可以使人产生生命意识,产生艺术或审美的体验;也可以转变成思想的表达、符号图形的传达;还可以转变成各种概念形态、情感形象;甚至可以转变成想象、联想等。正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论及:“图像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语言表达形式,不仅是人类感知世界的表达方式和文化记忆的凝结形式,而且是人类表达思想、表达社会和文化记忆的语言媒介^[7]。”作为社会集体中的一份子,个体必定反映着集体的审美经验。艺术与生活的交流是由审美内觉引发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艺术实在,能够引起艺术欣赏者的想象,在传统村落中,受恶劣生产环境及艰苦居住条件的影响,人们往往通过联想、艺术想象来寄托对健康、美好、吉祥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遵循表现村落审美集体意识的基础上,个体的审美往往是通过行为举止、个人修养、衣着服饰来体现的。服饰形式、颜色、材质、纹饰等都体现了个人审美元素的“审美观照”,这些审美元素不仅体现了族群的审美意识,同时也是个人思想,即审美内觉的体现和对美的外在感受。这种审美内觉的体现有时囿于现实困境,只能通过联想、愿景进行超越;有时需要审美内觉联动现实与意识,以赋予艺术实在的生命力。对审美内觉的表达是艺术深远意境的表达途径,把生活中的客观实在通过审美内觉转变成生命感悟,也使个体审美得以彰显。

3 审美内觉“基底”构建的文化特性

审美内觉的过程是人们内化的心理过程及赋予艺术审美、精神慰藉、人寿年丰等审美愿景的过程。在传统村落景观中这种审美内觉的过程,主要体现在村落

的堪舆营造、宗祠会馆、民居草堂等,具有文化基底、公共意识、朴素本真的文化特性上。

3.1 堪舆营造——文化基底的构建

在传统村落建筑当中,建筑的选址是十分讲究的,是集体内觉意识的体现与经验表现,是基于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时和年丰等“基底”意识的。建筑选址一般讲究藏风聚气,要在遮挡有害风向的同时接纳有利风向,以满足阳光充足、温湿度适宜的要求。同时不同的价值观也要求不同的地理条件与空间形式。虽然中国古代有专门的地理大成系列书籍,其中对村落选址、墓地选址等有着具体的方法和原则,但有些村落注重儒家思想,讲究中庸之道、不卑不亢,讲究安定、平实的审美意蕴;有些村落则注重道家思想,讲究阴阳相生、五行相合,遵循自然法则。由此出现了村落地理空间的多样性,或选择在山脚居住,行生产交通之便;或选择在山腰居住,借助山势隐藏自己。个人在选择居住地址时在充分考虑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会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其中就包含了社会环境。在平稳的社会时局,即社会安定、人心安稳时,人们多选择通敞、开阔的地方居住;而时局动荡,匪盗横行时,则会更趋向于在险峻、隐蔽的环境中生息,来保证平稳、平安的住居要求。

3.2 宗祠会馆——公共意识的凝结

宗祠会馆是慎终思远、宗教崇拜、宗族家国、凝心聚力等宗教信仰、公共空间意识凝结而成的建筑形式。除此之外,其审美内觉的空间形式同时还表现为鼓楼、风雨桥、茶亭、书塾等物化建筑形式,是居民进行公共活动或宗教仪式的场所。在考察中发现,现存的宗祠、鼓楼等多体现的是建造智慧、精湛工艺,是注重场所精神的艺术成就最大的集合体,表现出了人们对公共空间、公共活动的普遍重视。主要是过去人们宗族观念强烈,会在血缘关系的维系下,增加在公共空间的活动。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的董氏大宗祠院内砖坊、牌匾写着“优入贤关”、“簪缨世第”、“理学明贤”、“科甲联芳”、“德厚流光”、“文献世家”等宗族主流愿望,与此同时,村内的文化建筑、纪念性建筑都非常丰富,文化建筑有书院、文馆、文昌阁、魁星阁等,纪念性建筑有状元楼、翰林楼、五桂坊等^[9]。但是在如今的村落社区中,公共空间往往被忽视,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年轻一代的公共观念淡薄,公共空间衰落。现代社区的公共空间建设若增强公共意识、文化场所精神于

服务设施中,会大幅度提升公共空间的利用率与适用性。

3.3 民居草堂——朴素本真的追求

民居向来是最能集中反映历史信息、文化经济水平、艺术审美的载体。现存的百年老屋,无不反应着当时当地的社会特征,家族状态,以及文化形态。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中,“庐”是指简陋的房屋。辛弃疾的“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中,“茅店”是寻常乡村客栈的写照。在传统村落,除去达官显贵,富商大贾这些高门大户,寻常百姓的居所多是由简陋的砖、木、石等构筑的住居形式。村民往往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来决定室内陈设,他们一方面受儒道思想等审美底色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朴素本真的审美内觉影响,追求平安健康、稳定朴实的生活。

4 现代审美内觉的激发

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先民审美内觉反映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艺术审美的文化载体日渐消亡。如何彰显审美价值观、激发审美能动观、构建现代审美方法,这激发了人们对审美内觉的思考。

4.1 审美价值观的彰显

审美内觉价值的彰显会带动人类审美内觉的发展,造就真善美的人生。审美是价值观的体现,价值观引导审美趋势的指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就是传统优秀核心价值观与现代相结合的体现。在保护发展传统村落,以及营造现代社区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对审美内觉的物化形式与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发展、整合创新,着力于形成村落社区的审美特色,促进社区内生力的培育,营造社区公共凝聚力,促进社区有序发展。在当代社会,由于生产方式与社会宗法结构的改变,需要着重加强社会意识的凝结,以培育社会价值观,彰显审美价值,传承发展传统习俗中的互相帮助的民风良俗等。

4.2 审美能动观的激发

激发审美内觉应充分发挥其审美能动性,并把美的因素、方法、意识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去。发挥审美能动性,倡导审美内觉的转化性、服务性、艺术性,人们可以把内觉转变成审美符号、艺术形态、审美行为方式、审美情感等。如在现代社区营造中,充分发挥审美

能动性,结合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创造新时代的文化产品以服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3 现代审美方法观的构建

在现代乡村社区建设中应充分考虑与扩展人民群众的审美内觉,人民群众审美内觉的践行是发展精神文化的根本,只有切实地让人民产生出艺术或审美的体验,人们的精神文明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如何理解传统村落中的现存景观以及了解村落景观中的文化内涵,这需要人们重视与发掘物化在村落景观资源审美内觉中的情感因素及其艺术体验方法,超越时空,传承包括“存厚率真”、“朴素本真”等艺术智慧,打破物我对立,构建生态和谐观,传承“孝、义、忠、信”等审美文化底色,构建现代审美伦理观。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审美内觉也在随之不断地提升。传统村落作为农业文明的表征载体,是艺术审美、文化精神等审美愿景内化、构建的审美过程,是审美文化的构建、公共空间意识的凝结和朴素本真的内心追求的内化体现。作为重要的表现民族审美心理与民族文化的艺术智慧,研究其审美内觉的“维度”及内化形式,对现代文化的引导与新时代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西尔瓦诺·阿瑞提. 创造的秘密[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2] 刘家和. 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5):1-14.
- [3] 宗白华. 美学与意境[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 朱贻庭. 伦理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5] 宗白华. 美学与意境[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6] 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 新叶村[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7] 谢旭斌,戴端. 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及其当代启示[J]. 江西社会科学,2017(5):63.
- [8] 李秋香,陈志华. 流坑村[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